



^ 16
2801
2



門 18
2801
2

范文忠公初集卷之三

范文忠公初集卷之三

奏疏

味鉉堂原本

門人楊萃

愚甥王孫錫

全輯

不肖男毓秀授梓

出鎮稿

剔舊營積弊

題為仰遵明旨謹剔舊營積弊以肅軍政事微臣欽奉勅書

著臣督同總兵官將通鎮額設調援見在兵馬查補簡練再

范文忠公初集

卷之三

一

思二堂

昭十九年
七月六日

行招募萬衆欽遵施行隨准兵部咨該本部題爲天威震揚等事奉聖旨這通昌兩鎮募兵各以五千爲額依議行兵不在多但須選訓有法期成勁師舊兵補缺清占與新兵別營分練俱著范景文侯恂加意料理該部即行諭知欽此欽遵今所募新兵該臣督同司道鎮將挑選訓練丁既壯而糧亦厚法方新而弊不生惟是通州一營額軍二千八百月食倉米八斗俱係通州左右等四衛撥出祖籍版軍總屬副總兵魏都梁統領該臣蒞任之初即行閱視半屬空虛中惟家丁

三百餘人頗稱精壯其餘皆老幼殘疾藍縷不堪臣甚驚異隨行諮贊主事章應望監軍道越其杰清查去後查看得該營原額二千八百內撥巡邏三倉二草廠通濟庫竹木廠防守河西務漕運及院部鎮道各衙門聽差塘撥共一千四百名自萬曆四十八年該巡按御史王象恒查閱因疲敝不堪斥汰本營六百名而選募壯丁三百兼其糧以爲守城積探護送錢糧之用卽前所閱頗稱精壯者是已其餘見在聽點稱爲哨路守門碾藥及各營將牢伴非老卽幼非病卽貧又

逃亡不到者十居其一此輩向屬烏有或係營官侵隱或被營蠹濫冒或被紳衿占用又係魏都梁破情面而清出者然紙上之陋習似清而營中行伍仍虛俱難一一查詰但隸于版籍皆祖軍也按之則籍在人虛扣之則左遮右掩一旦汰之或難鼓舞人心漸次清之庶幾充實行伍等因到臣該臣批該營虛冒種種雖經刷洗影射尚多豈竟付之不可查不可補耶凡此尺籍所列孰非受廩公家何不披堅執銳而俱充雜差或者雜差其護身之符而尺籍固各有實無也仰

司會同監軍道再一詳覈等因去後據司道二臣查看得營軍隱占賣閑積弊種種從來皆是天下皆然不獨一通州也今查雙糧家丁見在偵探守城者果皆足數卽倉廠庫獄巡邏及防護漕運與各衙門聽差俱爲成例其在伍者誠老羸不堪而祖制已定驟難輕汰以啟釁端故聽其若有若無耳且各軍食糧一石止米八斗不足供俯仰之用勢必別圖生理卽衙門應役不過朝夕荅應上下分班猶得以餘閒營活今欲責鳩形鵠面之軍以戴甲橫戈之事無論脆弱不堪而

以數斗輕糈令其終朝服役母乃非情不若使之仍役衙門
如守門守獄看倉看庫護糧送銀碾藥伏路諸大事俱不可
已而欲撤軍歸伍必得另行雇募重派民間又不勝其煩難
矣今但嚴查積弊無使侵隱就中擇其壯健加以雙糧廢行
伍漸實等情到臣據此爲照軍政之弊也久矣聖明御宇銳
然與天下更始臣欽奉簡書諄諄查補舊額敢不肅將從事
因檄行司道得其種種弊狀有名是而人非者有人是而事
非者有人與事亦是而俱不可恃竟歸於非者臣爲愀然痛

心悚然骨慄也而諸臣爲之解曰此弊非一處非一時噫是
何說歟臣攷究而得其故矣祖制邊腹內外衛所棊置以軍
隸衛分屯養軍無事則屯牧有警則徵調後失其制於軍之
外另募民以爲兵於屯之外另賦民以爲餉而彼如鱗尺籍
不能爲衝鋒之事久之并不知爲帶甲之人弊也久矣果不
止一通營爲然臣以維新之世百度改觀雖全局皆壞不止
一處而補救正欲於此處始雖易世易湮不止一時而積蠱
正欲從此日更豈可悠忽誕謾使有定之軍制付之不可問

有用之軍糈投之不可知則所謂維新者安在問誰典守營官自不得逭責但魏都梁猶是敢任之人而難返極重之勢固不在追既往而在飭將來此後寬之歲月專其責成務使振刷從頭以期澄清到底若仍烏有如故則亦自簡何辭謹條列數端以瀆聖鑒伏祈天語申飭施行

一覈虛冒夫營之所以虛者以其無人也而糧之所以昂者以其無人而稱有人也通營之軍應差於營而食糧於衛如使有逃卽報則糧不昂矣有報卽補則伍不虛矣故匿逃不

報弊在營官通同冒糧弊在所伍如一軍逃亡管隊與司總匿不卽報俟放糧後方行開名把總自此而把總而千總而中軍無不染指比及具呈本將已不知冒食幾許時矣而本將又不肯卽補陋習相沿積漸所致不幾虛無人乎今欲釐此弊除該營隨逃隨報外仍責令各所千戶每月類報開除之數以憑質查如有通同隱冒重寃不宥掌印指揮亦令互相覺察庶法令嚴而人知惕耳目衆則弊難掩矣

一清占役夫占役各處皆然而惟通營爲最以其衙門多也

自將官之跟伴以及倉廠監局道鎮州衛等衙門無不有之
在營官占役猶隨營有人其他則一往不返名在人亡莫可
究詰雖衙門各有職事亦屬因公而設而伍中暗減矣且用
無定額營官籍口影射一遇查點任意冒開此項未清另有
一項爲卸肩之地此軍未到別有一軍爲銷名之人卽設法
查點終何益哉今卽不能全汰亦宜著爲定例某項該用軍
若干某項應裁若干其倉廠監局部州等衙門軍役或按月
或按季回營赴點總計各項占役外實在隨營操軍若干名
卽以實在數目爲稽覈張本庶乎縣閔無路營伍漸充矣

一禁賣閒夫營伍何以日虛以偷閑者之多也將官實賣
之每軍月納二百餘錢不操不點任其他營矣每馬月納三
百餘錢不操不點任其他載矣究弊所從來則因各衙門使
費而起如倒換循環有費月報季報有費年例規矩有費甚
至包納罪贖餽送禮物一切繁費皆以賣閒之錢充之於是
指一科十因公濟私每月放米催納班錢不以爲諱上與下
共聚食此軍而伍之充也有日乎以後嚴禁納班其科贖受

餽須從上始所謂源潔而流自清耳

一覈馬匹夫倒馬有年限追椿有多寡所以懲喂養之勤惰也通營馬死先報本營發下追椿卽總軍使去月領草料錢糧照舊造支併本軍月糧俱存留在營以充椿銀之數假如應追一兩常扣至七八兩不已或半年或一年始報兵部議云馬瘦營官肥馬倒營官喜誰肯稽查喂養臆息責成馬軍耶今惟有闔營朋椿則此弊自除朋椿之例各邊鎮行有成效今當亟行未晚也

一選家丁夫通州一營非斑白則黃口鳩形鵠面不堪着屐惟家丁頗稱精壯可用問之乃四十八年巡按御史王象恒所議并兩人爲一人給以雙糧號爲家丁者也彼誠見入斗輕糈不足以羈壯夫則得三百之精強勝於六百之老弱耳今若再歸併二百名給以雙糧合前其五百名亦可作一軍之領袖壯一時之牙爪乎若慮積弊叢生日新月異後日之三百仍如今日之二千八百糧已并而人彌少則隨時補偏救弊又在後之人耳伏祈聖裁崇禎三年七月十一日上本

月十六日奉聖旨這條奏通營積弊甚晰著范景文著實釐
飭家丁并糧還與酌議該部知道

請罷免疏

奏爲治旅非才聞言自省伏祈聖斷罷免以重兵政事該臣
於邸報中見湖廣道御史一本奉聖旨朝廷大事每經廷議
及至施行言官又多借端逞臆是何肺腸這本內摘陳五弊
如清釐驛遞冒濫反調浮糜通鎮督臣練兵反稱頹廢顯是
圖便私情代人卸擔姑不深究該部知道欽此捧誦之下不

勝心恢猶未知臺臣論列中作何語及得其抄疏一欵灑灑
於通鎮兵之不當增治兵者之不當設夫兵之當增與汰治
兵者之當去與留自有廟議臣亦何敢言而第曰以懲飭成
頹廢則臣不勝心愧矣臣以章句書生不嫻軍旅荷蒙聖明
忘其孱弱畀以治兵之任受命飲冰從事討練汲汲遑遑殫
竭愚慮詎敢自卽頹廢仰負恩私故草創之地難矣而臣未
嘗諄諄言難勞心之餘病矣而臣未嘗屢屢言病然於難處
拮据時勢自有所弗周於病中支撐心思自有所弗逮其爲

頹廢或者已不及知而臺臣見其微乎此段藥石之言何敢借以自諉而惟用自策勉然猶恐策之不前究也果以頹廢誤重地則臣罪滋深心不勝大懼耳伏祈皇上蚤賜罷免安臣愚分臣無任激切待命之至奉聖旨通鎮軍務范景文須力任料理以壯聲靈不必借言引陳該部知道

汰營將局官疏

題爲汰可省之官以一營制事照得從來因兵設官因官制器此一定不易者也然有時因官而分兵因器而添官或以

有不可緩之需有不可違之情姦仍漸置亦一時權宜而非制也臣初蒞通地固草昧非他鎮比問之甲仗一切無有兵士徒手其何以搏故設軍器局責成一官督造今一年來所修繕大小銃砲以五千計刀鎗叉斧以四千計火藥以十萬計以今日之兵馬計所用以今日之錢糧計所成度乎其足而局可裁也通之標下有中左右三營而中營兵爲舊丁官亦舊官原官實有兩人彼同生齊魯新冠永灤所謂父子兵也情若一體之結人經九死之餘驟爾易將恐其不安故暫

令領舊部曲今爲時久心亦定矣而營可併官亦可併也夫
局裁矣而匠自俱裁則營伍益實營併矣而兵自俱併則耳
目不紛去贅麗而清耗蠹道似當出於此伏祈勅下兵部覆
議將叅將白三學守備張瓚徑行裁革赴部另推匪徒汰冗
員亦所以節繁費也

更定經制疏

題爲看詳經制煩費可惜懇乞聖明勅下更定以垂法守以
便供億事臣准臣部咨題前事奉聖旨據奏昌薊等鎮共馬

文冊營伍多寡懸殊冗弁黃綠濫蠹及鎮道公費書皂匠役
冒餉等項種種積弊全未清釐該督撫明旨詳定經制所料
理何事如此錮習相仍邊政何時振飭該部卽逐款摘出着
令查覈更定速行回奏今後各鎮如有廢棄罪弁無籍姦棍
鑽營咨薦聽用的該督撫卽指名叅來嚴究重治若徇情濫
收以致劄軍侵餉責有所歸該衙門知道欽此欽遵移咨到
臣臣仰遵明旨詳繹原題諸款雖未指及通鎮而所稱營制
當齊冗員當去深有味乎其言之也臣鎮兵五千因兵設官

因官設餉一切經制屢經計部酌裁創立之初無他耗孔然
天語申飭臣獨何能自己乃於省中求省汰而復汰各鎮所
無者不欲其多卽各鎮所有者寧從其少期於去一官餘一
餉餘一餉養數兵如是而已矣除前另疏裁併營將局官外
又減千把等官若兩人聽用名色一筆勾去每月節二百三
十餘兩更定經制具疏上聞至於廢弁鑽營臣向業以冷面
從事此後果遇竿牘卽付白簡煌煌在上斷不敢猶情面而
襲明命

扈蹕祈雨疏

題爲恭聞聖駕步禱謹報移師扈蹕事臣准臣部咨爲欽奉
聖諭祈禱雨澤事內稱該內閣遞出揭帖奉上傳久旱爲災
圖回當亟應遵皇祖步禱之例朕卽恭詣郊壇爲萬民請命
卿等速傳該部具議擇日來行朕居文華蔬食已久不必復
行齋戒以致遲延欽此欽遵該禮部擇於日祈禱上請傳奉
到部移咨到臣臣捧誦聖諭仰見皇上敬天勤民如此極至
無以復加也在昔盛王桑林責已雲漢興憂千古傳爲美談

乃皇上齋居便殿躬詣郊壇惻然爲萬姓請命紹法皇祖昭格蒼穹精忱鉉感澍澤自將立應也念臣虔祈浹旬誠微莫動自愧不職干和致煩五位焦勞而當此龍行雲從萬靈環護臣鎮在郊圻分當擁衛謹督同總兵官李國禎提師三千列營近地先兩師而戒道拱日馭以清塵謹此具本奏聞

奉旨回奏疏

題爲奉旨回奏事接兵部咨該臣題爲仰遵明旨等事奉聖旨屯政條議甚多未見確畫明效惟是兵必求精無以浮額糜餉差堪補救迺王道直奏通鎮兵多老弱卽是餉足養此何爲范景文還將在後訓練若何應若干人足補援兵若干人可撤明白奏來凡督撫官條議兵餉只就所屬地方事宜切實登對不必泛襲於緩急無裨該部知道欽此欽遵移咨到臣臣茫無深識祇有小心接到部咨儼承明命不敢不殫竭愚慮仰備採擇亦以年來釐剔舊營實見如此規畫乃可一望改觀荷蒙皇上寬其迂濶以通兵詰問臣感悚交集如臨淵谷臣奉命募練惟新兵五千爲重關臣王道直所言糾

糾桓桓意氣飛揚者是也其云老弱原指通州舊營而言夫此舊營祖軍向日半屬將官賣閑半充各衙門占役餉飽饜腹名點鬼簿并此數無之臣近力破情面苦心綜覈盡數清出復使歸伍復爲損貲繕器械製旗幟令與新營分曹遞練然而新兵月餉一兩伍錢彼止米八斗約值伍六錢耳以是下令清勾壯士裹足無至者熟思招練鼓舞惟有清屯益糶一法如奉旨并糧家丁五百亦舊營軍也而驍騰之氣與新兵等固舉目可見者臣任後所加意訓練之此五千五百人

潞河神京左輔相所密邇亮自無逃聖鑒也至於援兵久懷故土之思當爲及瓜之代湖浙三千六百五十人均屬可撤無半去半存之理獨是兵撤之後尚煩商酌聖明圖維於足用之數其念要地意良重哉臣愚以用者用以戰焉用以守焉戰則須車營須騎營非二萬人不可辛酉間曾設撫官練兵亦此數也守則通州二城桑九二千九百八十有奇兩人一粟僅足登陴外又有把門守巷哨探設伏等項仍須多人如已巳城守法京營并真定兵已一萬八千人是無論戰與

守其非五千能辦也明矣臣擬請增兵以餉難而止故與閣
臣孫承宗督臣張鳳翼咨商有減官益兵減客兵益主兵之
說主兵議而援兵可撤也今似當預儲一旅以備不虞此臣
所爲就通計通者如此伏祈聖鑒下部議覆施行崇禎四年
六月二十一日奉聖旨新兵固宜加意訓練舊營兵旣經清
覈果能實心振飭自當改觀豈家丁五百名外更無堪用且
見覈實數幾何前王道直疏旣不明開范景文又復含糊所
稱綜釐仍屬故事還着明白奏來楚浙援兵已有旨了該部
知道

奉旨再奏疏

題爲奉旨回奏事准臣部咨該臣題前事奉聖旨云云欽此
欽遵移咨到臣捧誦嚴綸措躬無地自念新兵精練已蒙聖
鑒惟是舊營綜釐雖費苦心敷奏原欠明白皇上寬臣罪而
令之覆奏感激天恩何有極哉通營軍額二千八百旣并雙
糧五百外單糧一千八百一共二千三百名此見額也臣已
載入經制再塵御前關臣與臣故未贅瀆亦以人臣隨分盡

職何必曉曉自明茲復凜承明問乃敢以振飭之實詳言之
臣初被命駐通甌戎伍見通營單虛不堪着眼家丁三百
尚自可觀詢之先年按臣王象恒以糧薄軍疲并兩軍爲一
軍故與衆別臣謹別舊營積弊疏云得三百精強勝于六百
老弱因議再并二百名荷旨俞允如數選完此五百之數所
爲堪用以此至于一千八百人往日半允占役列署碁置已
去強半而其半則將官賣閑領到月糧盡飽饜腹冊中所列
子虛耳臣減屏騶從清占先自身始各衙門遂無敢占役者

營衛官亦不敢賣閑從前黥鬼之簿始有其人此臣不徇情
以振飭者也向因無人並亦無器今有其人矣而無器與無
人同臣復修製刀斧一千件鎗鉞五百件大小旗幟一百餘
件人人授械非復空拳一指揮開乃可以軍皆出捐貲未曾
損帑此臣不惜費以振飭者也臣任叅督治不過明調度持
賞罰慎稽覈而操演自該將事魏以庸不任而斥章以病不
任而斥卽舊道臣越委查茹賄亦重處不少假千把等官慎
遴選嚴甄別冗員之糜薪水軍者裁汰殆盡此臣不辭怨以

振飭者也凡此清冒覈虛幾經拮据乃得化無爲有然而版籍之去留額糧之增減與新營不同化弱爲強因委曲爲清屯一議豈可已而不已哉其實臣之作法亦不專以恃此已一面多方劑調簡練以期漸改觀無負聖明責成至意總之臣賦才原短遇事認真殫竭心力何敢以故事應也伏惟聖鑒崇禎四年七月初二日奉聖旨據奏通營舊軍雙糧單糧名數知道了既係裁併虛糧查明見額益當加意訓練實裨戰守毋得仍託空名復滋詭冒以致額伍反虧軍備愈損該

部知道

議建敵臺疏

題爲議建敵臺以固城守以鞏重地事臣惟從來善守者敵莫知所以攻攻有遠攻有近攻其遠攻也弓矢捨砲憑城施之易耳近至城下而勢促力窮此危道也昔人因有敵臺之制敵臺者緊附城外虛中以安神噐三面橫擊出奇無窮在我上下無畏而敵不敢逼一逼立遭糜爛護城之法莫妙於此故曰有城無臺猶如無城臺非其制猶如無臺是城所以

衛人而臺又所以衛城也通城逶迤十七里百萬儲峙軍國命脉在焉向惟據河爲險冰堅以後遂復無險可據何所恃而不恐臣爲守計於客歲曾議建敵臺部臣以時詘難舉停閣不覆然臣此念日夕未嘗忘頃監軍道臣張春來巡視周廻深以臺爲當建與臣議合春躬冒矢石守城與攻城之事皆身親經過與遙揣者不同而後知此工之必不可已也夫功之成也益利甚大而工之興也資費頗多此時仍一內請築道旁舍耳土木灰石臣願一力任之一年公費刻意節存

可得數百道臣將去州臣初來并有所助一切不以煩公帑但一須甄料燒造難就也運船所帶得數萬便足以濟至歲缺委河干者甚多願以請之工部一須人夫流傭難集也京邊班軍量撥數千以來每日給米二升以備養殮願以請之兵部與戶部諒諸臣同心謀國或不復靳乎伏乞皇上勅下該部少助臣力則浹旬之內屹成金湯神臯重地豈特爲通而已哉目下履霜將至農隙糾工惟此時爲然若其刻期舉事可冀不日告成一或稽延便至耽悞臣束手無能爲計矣

更祈聖明嚴飭該部施行崇禎四年八月二十九日奉聖旨
敵臺有裨防勦覽奏不煩公帑力任建築范景文具徵任事
所需工料等項各部酌議速覆

議留道臣疏

題為道臣不使屢更重地未堪久曠謹順輿情酌時勢祈賜
留任以固重鎮事臣捧誦明旨據奏張春力任解圍具見忠
幹所舉各將劉應國等及永平官兵矢心報效的俱着統領
出關聽樞輔調度協圖勦擊事平從優擢叙其應否加督陣
名色該部即日酌覆永平道事務仍着王凝祚用心料理該
衙門知道欽此臣伏而嘆曰道臣張春者前年臣初疏起之
用於永而即成復灤之功今年臣再疏起之用於永而願收
救凌之效春能矢心臣可借手至於王凝祚復任一節以臣
愚仰繹明旨所云永平道事務仍着用心料理者似謂凝祚
尚未離永仍着料理耳乃今已入通矣日前由永來通此時
又由通往永道理往返不遷延乎時日荏苒不馳費乎於永
未必濟急於通反為交誤夫孰非皇上之疆域孰非國家之

政事而可若是也通鎮初創草昧經綸軍務承宣道臣爲政
一日缺人則一日誤事乃今一年之內四易官矣如越其杰
之以人累地臣爲議斥胡福弘之以地累人臣爲議改張春
王凝祚可謂人地相宜而仍相繼他往不得一日安位行志
夫非其人旣不欲使之留得其人又不能挽其去靡緩不遑
幾時得一人之用得無以通可置若遺而官於通可委若寄
乎恐從此而此地之官視身若寄肩荷必不真此地之人視
官若寄精神必且玩將藩屏之司等於傳郵咽喉之地等於
兒戲甚非所以示觀聽而肅人心也而不但此也此交彼代
茫無整頓之期送舊迎新徒多騾騷之患根本重地豈宜如
此且皇上亦知通道之久缺乎自胡福弘五月去後中間張
春在通一月止了應酬叅謁事虛無人者已五越月矣若再
易移必另推補計其蒞任知在何時臣坐鎮一城之外皆若
秦越非如他鎮諸道錯峙足委代庖可更不可更可曠不可
曠聖明穆然深思必有以處此也伏乞勅下部議立覆施行
奉聖旨王凝祚已有前旨着速赴永平料理通州道臣原係

暫設不必推補該部知道

郊祀扈蹕疏

題爲恭逢郊祀大典謹報移師以衛聖駕事節屬秋分恭遇
皇上肇祀夕月壇維時天朗氣清遠聞蕭赫時和歲稔用薦
休徵以洽神人式瞻中外太平盛事莫明備於此矣臣羈跡
東郊翹心西峙遙想闐闐弘開重輪煥彩方且萬靈呵護百
辟趨蹕莫不共効駿奔之誠以壯龍鑾之色如臣職在詰戎
分當屬橐未能瞻仰未光先望舒而引曜猶幸遭逢曠典同
薦收以清塵謹督同鎮臣李國禎統兵三千遙扈清蹕臣又
伏念當此築場未竣仍須擇地爲營當令車馬繽紛不礙田
疇蕃茂庶幾六飛靖謐兼看四野歌呼則臣所爲仰體皇上
敬天恤民之意而肅將從事者也

覈覆兵馬錢糧兼陳掛號疏

題爲循例覈覆兵馬錢糧兼陳權宜掛號以便奉行事據管
餉運主事臣林弘衍呈送季奏通鎮兵馬錢糧文冊到臣該
臣提取監軍道臣掛號文冊比對無異謹遵前例一面將文

冊咨送部科外特此先行奏聞外有掛號一事爲覈查所關
不得不酌權宜者今天下錢糧掛號皆繇道臣以各營兵馬
逐月消長故其支餉必經風憲之臣一一查實然後掛號會
送餉臣餉臣照號給發卽督撫覆覈亦取道冊爲主以餉冊
爲符通鎮向來相沿非一日矣近奉明旨以道係新增罷不
復設而掛號遂苦無人臣與諸臣議欲歸之密道則往返二
三百里旣主兵不便覈撥兵不便待矣欲歸之鎮臣則自造
自查不使欲歸之餉臣則自查自放不使欲歸之臣自覈自
覆又不便而法於是乎窮臣以錢糧互相覺察則弊難容一
有滲漏則竄易起於無法中尋法無已或暫委州官乎彼其
人猶是科目就通之地按通之兵以通之官稽通之餉庶乎
其可行也若以有司事權不重則禁扣尅防虛曠臣一切任
之但使掛號餉臣得據之以度支臣得據之以綜覈較於三
者猶似爲便窮而思變不得不然伏乞勅下戶部議覆施行
奉聖旨酌議速覆

年侄李壽基

愚甥孫王作肅仝校

應薦

弟

世

范文忠公初集卷之三 終

奏疏 味鉉堂原本

范文忠公初集卷之四

門人楊 萃

仝輯

愚甥王孫錫

不肖男毓秀授梓

出鎮稿 謝贖附

恭報公費繕器疏

題為恭報公費繕器以祈聖鑒事臣奉命出鎮之後該戶部
覆題營制已定一疏奉聖旨兩鎮拱衛京都士馬芻糧自當

早計以資飽騰若公費聽用名色俱裁減以古名臣身先士卒下同其苦自處今既經酌定姑准支給還各汰冗節浮積盈補虛以供繕器買馬之用欽此欽遵臣拳拳服膺皇上旣頒賜予以養廉復勤訓迪以教忠感恩佩德寧敢有所隕越況夫飲水自砥約已奉公所自盟者素矣除馬匹請之罔寺無須市買外惟是器械一節額銀萬五千耳軍中所需千頭百緒欲以器就銀而器不足欲以銀就器而銀不足臣開局打造差官冶鑄皆取給部銀乃復出公費另作修繕一項或

餘舊或整新專責一官以董其事若砲若鎗若刀斧共成三千四百餘件與局製相爲輝映至于兵書戰策所載術士劍客所傳軍火秘器堪備攻守之用者皆令製一以備掌故之遺於是充牣庫藏布滿行陣而器不可勝用矣此外餘鏹遂以盡供城臺版築而雙臺屹峙五兵森列乃可借手以報皇上也緣臣原籍距通盈盈衣帶水日用所需一航載至無須重煩公廩惟是聖主曲體臣下涓滴皆恩始也不敢固辭以虛明貺旣也不敢妄費以愆明訓區區犬馬不過以公家之

財了公家之事而臣何有焉謹將繕過器數造冊徑送工部
備查謹具疏以聞奉聖旨據奏節存公費繕器築臺范景文
具兄急公知道了該部知道

慶賀萬壽疏

奏爲慶賀事恭逢萬壽聖節臣不勝欣忭謹率闔鎮官員將
吏望闕叩頭具疏稱賀者恭惟皇帝陛下恩翔九有道奉三
無五行在手幹旋生運不息四德隨心含育貞下起元應十
二月成物以開天肇八千歲爲春而始旦一人有道懋膺五
福之疇四海同熙共祝萬年之筭臣馳驅再歲瞻望五雲值
虹流電繞之辰遙想天顏有喜獻海晏河清之頌欣歌國運
方隆衍祿位名壽以無疆鞏社稷河山而永固

請告初疏

奏爲臣病難支思親更迫懇祈天恩允放以保餘生以盡子
情事臣孱弱謏庸無所當於任使荷蒙聖恩忘其不勝而今
之詰戎於通臣感激知遇亦自忘其不勝也而竭知盡愚以
期效區區在鎮一年十月矣伏皇上之靈獲有寧謐臣少進

於罪戾今福過災生仰負恩眷能以苦切至情籲天上控
乎臣秉質原虛向來節齋僅得不仆前年入援冒風觸雪爾
時急難之切不遑自惜而湊理受傷遂成痼疾風嗽之證遇
寒輒發至今冬而劇入臘連昏達曉至不停聲食下咽既難
藥入口旋吐臣猶勉事醫藥不敢煩瀆至尊頃接家報臣父
聞臣抱恙日夕憂惶至減七箸詢其病狀視臣更危急望臣
歸服幾欲穿臣一開函血汨潺然夫父既思臣而病病當益
甚臣既病而思父病何能堪此時性命之憂猶覺爲小而方
寸已亂誠誤疆事則臣罪大矣伏祈聖慈憐臣至情特允於
歸少蘇病骨并慰親懷將臣父子之生皆皇上再造頂戴高
厚何有極也臣無任激切懇願待命之至崇禎四年十二月
二十五日上奉聖旨范景文奉命督鎮着遵屢旨安意料理
不得輕有陳請該部知道

請告再疏

奏爲臣病調理日久痊可無期仰懇天慈以祈矜憐允故事
臣於崇禎五年正月十六日准吏部咨爲臣病難支一疏奉

聖旨范景文奉命督鎮着遵屢旨安意料理不得輕有陳請
該部知道欽此欽遵移咨到臣臣卽時恭設香案力疾扶掖
望闕叩頭外感竦之餘凜茲天語敢不晷勉以仰承明命顧
臣涖鎮二年於茲矣凡當料理者業已盡瘁從事不遺餘力
故前歲冬脇痛勢在瀕危昨歲初冬下血勢又瀕危以時正
枕戈恐死不敢以病聞卽十一月內病嗽不食者數日派兵
調通力疾點汰事畢暈絕退而不省人事者一晝夜然猶延
至逼歲乃始籲天則臣之陳請非敢輕矣凡人之病皆可醫

藥自輔抑情自遣而臣之病則以憂親而起病因愁生愁彌
增病故前之減餐者今則旬數日不食矣前之少眠者今則
每達旦不寐矣前之痰嗽今連聲不絕且中帶血絲矣以致
元氣日虛肢體日削喘逆怔忡諸症雜作日起惘惘如有所
失強一翻閱文書氣息輒復不屬頃千里延醫束手無策以
爲病家進退驗之冬春之交此時不愈療治更難臣始錯愕
嘆嗟而不復望生生之者亦惟我皇上耳臣受皇上簡任隆
恩誓竭踵頂以告報稱乃事劇不敢言時危不敢言今通兵

日供調遣壁壘半虛似亦無所煩督治爲者贅麗當裁非置
弛卸亦可諒臣心事矣伏祈天慈矜憐卽允休致此後未盡
之年皆皇上再生之賜雖骨化形銷無非銜環結草之日也
臣無任激切待命之至崇禎五年正月二十二日上奉聖旨
督鎮重寄范景文宜遵旨用心任事何得屢以病請該部知
道

請告三疏

奏爲親病身病相關益迫瀝血冒死懇恩速放以救臣父子
之命事臣初因身病親病具疏祈休蒙恩未允嗣傳臣父疾
少瘥再疏止以臣病爲言伏枕候命頃家童至自原籍云臣
父前病復發醫藥不入命在旦夕曠曠不能作書但口囑令
臣速歸一面遲恐不能待也臣病中聞言卽時驚痛嘔血暈
絕家人急救半日而甦緣臣父待臣歸而永訣臣病勢又將
不能留父而永辭皇上矣方寸迷亂諸務不能思綜止有忠
孝二字耿耿未昧蓋身原無病而故假託以圖弛卸皇上必
不容此不忠之臣以彰明法乃親實有病而猶忍心以戀位

祿皇上亦寧容此不孝之子以玷聖朝此所以萬不得已而復冒死以瀝披於聖明之前也伏惟聖恩鑒原允放臣歸卽不能留父之命猶得送親之終少盡烏私若未填溝壑異日尚得蹇蹶以報主恩于萬一也臣有心可剖無淚可揮語促情窮一字一血不勝哀懇激切待命之至崇禎五年正月二十九日上奉聖旨已有旨了該部知道

請告四疏

奏爲臣心甚苦臣計已窮再祈天慈俯垂矜憐事臣接邸報該臣奏爲臣病調理日久一疏奉聖旨督鎮重寄范景文宜遵旨用心任事何得屢以病請該部知道欽此又臣奏爲親病身病相關益迫一疏奉聖旨已有旨了該部知道欽此欽遵臣卽設香案扶掖叩頭謝恩外伏念臣才庸體病何修而叨皇上惓惓不棄若此感茲慈眷彌覺恩重身輕捐糜不足明報寧復再忍言去但皇上猶天也痛則呼天一腔血誠非聖明誰其憐之乎臣係獨子與臣父相倚爲命從未別以經年今役行間者三載矣向來兩地相牽日夜悵望時傳安好

猶難信耳一聞違和何以爲懷情急籲呼豈得已哉臣倉皇
拜疏後一面遣人問狀回傳臣父以驚切震鄰心勞倚闕積
鬱沉疴已歷數月不解入春復感瘟疫腫發頭面前番使來
勢殆綿綴手不能書目不能視但喉中微微作聲促臣速來
以旨一訣闔家環泣罔知所措嗣幸越宿汗出火邪小退而
元氣則鑠銷欲盡奄奄床褥今尚無起色也夫望七頽齡原
屬風燈難保載經危證又似霜葉易零此後調理之難倍於
攻伐而臣兄弟終鮮母氏先亾湯藥誰嘗起居誰省廻念垂

白老親形影自弔臣能鍼作腸肝乎憶向癸亥之歲臣方以
驗封休沐里居臣父宦遊吳興傳聞抱恙臣介馬而馳十日
行三千里往視昨聞報時恨亦不能縮地奮飛而獨以受命
治兵擅離有禁寧忍痛茹悲不敢稍一隕越明法惟日夕長
號腸已斷心已碎將吏無不見且憐也臣念臣之所自致者
身而身已憊矣臣之所自盡者心而心已亂矣亦何能攄籌
策竭股肱以少裨疆事皇上縱不爲臣獨不爲封疆一動念
乎皇上憐而放臣臣父子感皇上再造生生世世誓不敢忘

即不然或請假一月恩准歸省臣鄉距通六七百里往返不
過數日今春和冰泮寥寥數兵暫付鎮臣代理臣得歸而少
盡烏鳥之私將出而復竭犬馬之報想聖明亦所不靳也臣
不勝哀懇激切待命之至崇禎五年二月初八日上十三日
奉聖旨范景文屢旨諭留覽奏情詞甚切准與回籍該部知
道

恭謝天恩疏

奏爲恭謝天恩事崇禎五年二月十四日臣接聖報該臣奏
爲臣心甚苦等事奉聖旨范景文屢旨諭留覽奏情詞甚切
准與回籍該部知道欽此欽遵痛念臣因父病三疏乞歸未
蒙俞允嗣聞垂危情急不得已而以假請區區此心謂卽不
得盡一日之養尚可圖一面之訣也不意臣積罪崇深禍延
臣父於本月初八日在籍身故訃至之日臣絕而甦甦而絕
者數矣在疚中遽荷聖恩矜放捧讀天綸不覺感泣而繼之
以血也卽當仰遵明旨奔跣而南臣原無地方錢糧之責兵
馬千餘各有將領其勅諭符驗旗牌關防容臣另疏進繳除

恭設香案叩頭謝恩外理合具奏以聞崇禎五年二月十五
日上二十日奉聖旨覽奏謝知道了該部知道

留銀修城疏

題爲城工有緒心切圖成謹留節存銀兩以完前功以畢愚
衷事臣惟軍中之事戰與守而已戰者恃人守者恃地而地
何所恃則深溝高壘是也念通爲積貯儲峙藩屏神京地之
重何如者臣初蒞鎮勘閱見舊城敝壞問之幾十年不修矣
爾時卽有版築之意而權輿工用度費不貲去任知州盧承
業請發萬金猶恐不敷尋復奏繳而罷然臣空手雖難觀成
而嘔心蚤已夙晝一年來腹中不知幾迴環矣及登陴飭守
覩茲頽堞敗墉不惟難以當攻衝而駐立無地捍禦且不能施
殊用心凜臣遂不度力思與臺功并建也因出貲募匠乘隙
鳩工補缺峻圯於一月之間三面已竣百雉爲增蕩蕩不可
上而人有固志矣但是役也未會請輒止于壘土然不行砌
結終難經久雨水霖蝕前功不仍棄乎臣擬春和始終其事
而不意孽重召殃聞憂以去夫人臣計封疆在任爲之去而

置之非忠也故此城一處不完則臣事未了此工一日不竣則臣心不安臣觀知州李一爵勤廉有幹力能辦此所苦者錢糧耳臣原積各項以備此工之用者一爲製器原領工部銀製過器械剩一千七百三十兩有奇一爲操賞小盡曠銀已經題作操賞除用過外存五百三十兩有奇一爲節省臣各項搜剔樽節及州官呈報贖鍰一千三十八兩有奇一爲鹽菜修城班軍戶部如例准給及臨時截日扣存二百二十四兩九錢八分七釐九毫九絲見今分貯餉司州庫以之辦料充然有餘使州官悉力爲之而營衛協助夫力可望不日之成從此糧儲重地永固金湯孤臣去國一念慙慙庶可仰答萬一乎伏祈勅下該部議覆施行奉聖旨該部卽與議覆

請卹疏

奏爲微臣將父不遑先臣急公可念伏祈天恩照例賜卹以光泉壤事切臣夙服庭訓每以忠孝爲兢兢自受皇上督鎮之命日夕盡瘁業以忘身自矢矣而所耿耿不能忘者惟是明發一念頃因臣父永年在籍抱病痛關嚙指灑血陳情四

疏始蒙恩允而臣父不及待矣此自臣罪大孽深逢天降割
夫復何言徒跣南奔得入里門憑棺慟絕屢救乃甦細詢臣
父病中諸狀始知向來倚閭心勞寢疾日久而獨秘不令臣
知書信往來詭傳安好及家人見勢沉危密使來通猶從枕
上強起止之日兒受皇上簡委封疆之任寧可以此分其內
顧臣一聞言五中摧裂念臣既不能代先臣以終報皇上又
不能將君命以永訣先臣慚負天地真爲戮民愚所以費黃
壤耀白日使臣父雖死猶生而臣生可不死者惟恃有明恩
在然臣不敢以私請也按會典一款在京三品四品父母喪
曾授封贈及致仕者各照品級造墳安葬又卹典條例一款
遇有軍功祭葬三品未滿得及其父母臣父原任南寧知府
以禮致仕誥封都察院右僉都御史以恩詔進階大中大夫
其歷履在吏部可查也臣先撫豫星馳入衛被命守涿又奉
旨范景文馭兵有法事平併叙守昌兩月陵寢晏然守通二
年漕運無梗在通修城臺飭兵伍製器省銀三千四百餘兩
募兵省銀一萬六千五百餘兩節經題奏其案卷在各部可

查也總之臣三載馳驅所經歷皆軍中也三鎮防勦所指縱皆軍功也即臣之不遑將父予歸而未得即歸亦因軍事也時方多故既遺家念以報主仁弘錫類須借君恩以榮親聖主體下當不靳一憐而卹之乎臣又按會典一欵四品以上官其父母曾授本等封贈者先後病故祭得因後并及其先臣母諱贈恭人馬氏見背六年尚殯淺土今將與先臣合壙若不得并沾浩蕩如人子之心何臣查有湖廣巡撫都察院右僉都御史陞兵部右侍郎張紳山西巡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陞兵部右侍郎李景元事例可相援比二臣皆陞未任臣實歷左侍郎二年抑又過之伏祈勅下該部查例覆請准予應得祭葬庶龍綸一煥烏私可伸教孝作忠一以壽之矣臣可勝哀顙待命之至奉聖旨該部查例具覆

謝卹疏

奏為恭謝天恩事該臣以臣父原任廣西南寧府知府誥封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晉階大中大夫范永年病故奏乞卹典奉聖旨該部查例具覆禮部題覆奉聖旨准照例與祭一壇

減半造葬馬氏并祭欽此隨該河間府知府石文器前來諭
祭本府給與葬價夫匠銀壹百伍拾兩臣謹叩頭祇領如式
造葬訖不勝感激不勝哀痛伏念臣四疏予歸三年行役罪
多功少幸見宥于明君累重孽深乃貽災于嚴父久違晨夕
空傷徐庶之心永隔幽明祇抱臯魚之痛捫心而呼厚地幾
思泉下相從灑血以叫重闕何期雲邊忽下如綸如緯載煥
龍章若斧若坊遂光馬鬣照鉉扁而不夜賁幽魄以如生颯
颯几筵儼靈風之來集笄笄苦鬼轉雨泣之橫流仰承及骨
之仁俯切銘心之戴追念馳驅多事馬革未酬唯傷含歛無
能烏啼欲絕終天抱恨覺蓋載以難容奕世御恩兼哀榮之
備至九原可作頓紆風木之悲七尺尚存敢忘犬馬之報願
同薄海共祝如天臣無任瞻依頂戴之至

辭南憲疏

爲風紀重任難勝揣力不堪就列懇祈天恩俯准辭免以重
臺綱以安愚分事該臣于原籍接吏部咨爲缺官事奉聖旨
是范景文起陞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欽此臣聞命自天不

勝感激不勝悚惶伏念臣器資庸陋學術淺踈守徒硜硜而未達乎方材實芟芟而難適於用故廿年登籍家食之口為多而三載席苦生人之理已盡日惟閉門將攝以延殘息擊壤詠歌以樂聖化于願畢矣忽聞寵命被及幽巖卑之領袖臺班紀綱南國顧此特達之知迺出夢想之外淵隕水兢罔知所措切思栢臺為風憲之地而陪京乃清議攸關位次六卿階隆獨座如此清要豈易稱塞即如傅淑訓資望數倍于臣臣方遜謝不及而何敢以糠粃先之清夜循省逡巡難前實懼仰負殊遇非徒俯明素志已也為此披瀝伏祈聖鑒敢回成命別簡才賢將增憲席之重稍追負乘之譏矣

南樞稿

飭屬疏

南京兵部尚書臣范景文謹題為敬陳飭屬之要以肅邦政之規事臣才識謏庸素闇軍旅猥以時急明冒隆恩控辭未遂再荷溫綸受命飲冰敢不勉竭鈍駑以報高厚惟是留都根本之地機務維繫之司平時不易肩承今日更恐隕越將

卒之驕媮久著營伍之廢弛日深若不徹底澄清力為振飭以居重馭輕之師等芻偶搏抄之賊其何以輩護豐鎬奠安東南哉願受皇上非嘗之簡命者臣也有智可竭有力可盡不敢不盡瘁從事以仰荅知遇然臣所夙猷共理者諸司臣也必同心戮力克効匡襄豈惟人各自豎并以佐臣不違特繫大端共圖龜勉正本澄源臣請身先而所責成于諸司臣者有五一日清周官六計道重以廉操履不清他節莫績故非守嚴一介何以別釐百奸不惟暮金脂投大犯清議卽有

常例交際亦玷官箴賢者自好各愛其鼎豈肯蹈陋轍以爲身名之玷也一日公南樞雖無北部之升除然各營官評則有殿最各銜選補則有去留愛憎起而賢否淆請託解而虛冒熾何以服人心而消譁詬也故必勿徂恩怨勿徇喜怒可與天知可與人言其庶幾乎一日嚴火烈人畏水濡人溺泣軍行法益難寬假當此人情營競私意窺矚故必冷面似鐵執法如山姑息情緣盡行祛戕除入署詰戎之外務須息交絕遊以防關通所屬弁官尤不許私有往來以疎防表一目

審兵詭道也必以機密行之不密害成斯爲爛戒不有謀之
窟室漏之屬垣者乎凡酒食醉飽之間僕使胥役之際稍洩
針芒便成鑿空筆慮蠅傳堤防蟻潰尤宜慎之慎者矣一曰
勤精緻則神助關茸卽魔生智以探討而通力以鞭策而奮
不梗梗蹶蹶以立功而顧悠悠忽忽以玩日棄身所以悞國
矣况救民水火之日正卧嘗薪膽之秋退食猶屬焦思在公
豈容懈體尚其靖共爾位頂踵俱捐也乎以上五款臣非求
多於諸臣而實痛感乎時事如抉盲者必用鑑如起痿者必
用砭藥不瞑眩厥疾不瘳瑟不更張厥聲不振云爾臣自蒞
任已宿部中卻饋遺絕交遊而自飭以飭屬故又訂寧告誡
如此倘臣言自背無辭於皇上之明法諸臣若遵行不力
一奉皇上之明法以從事瀝血而言言止此矣奉聖旨覽卿
奏諸款自是服官軌範樞司尤宜恪守還務身先帥屬以副
重寄該部知道

附五箴

景文涖樞之始首以飭屬入告仰荷天語訓以帥先自星

式臨敢不稟承爰作箴詞共相勗勉用識對越無愆愆愆

云爾

清箴

周官六計挈廉為貴山泉寂清市泉沲穢名盜忍渴顧名生
畏勿謂無知夜金可媚高禩鳳儀聖世靈瑞竹食醴飲先潔
其喙鴛嚇腐鼠是乃失類蟻墮不室大防終潰一介是嚴百
奸可鑒微臣作箴敢告庶位

公箴

在下曷奉奉三無私無私乃公于何準之天空斯明母主恫
疑地博斯容母匱敷施日照月臨肯黠纖疵江海瀨漾萬艘
風馳鳴鳩惻怛七子均肥豈伊失倫揆材是宜借于大道權
衡在茲微臣作箴敢告攸司

嚴箴

火烈多畏水柔易溺家賴嚴君孚威受武國賴嚴臣荆榛萎
植彥方良士在幽敦飭彼偷華心不寒而慄凡百君子毋恒
毀則影也響也實來儻慝維我高皇謨訓翼翼敢以骯髒而

珍章赫微臣作箴敢告朋職

密箴

成敗之故匪夕伊朝不密害成爛訓爰標鍼芒示漏全體受
凋善謀善意如風鼓簫謀弛營壘意張鏡梟口能興戎實維
禍挑如古之人用晦于昭阿柄陰握嶽立不搖寶此齋藹填
彼麤翹微臣作箴敢告官寮

勤箴

瞿瞿良士職思其居豈以服官顧可偷媮朝講冬晝夜計罔

虛華膺祿位匪供熙娛嗜音其酒而憚干飭王事靡盬不承
權輿惕日視陰曷永其譽鞠躬盡瘁古訓何如勉維靖共景
福是攄微臣作箴敢告匡胥

撫賊未可輕信叛形業已漸張疏

范景文奏爲撫賊未可輕信叛形業已漸彰謹據聞密切入
告伏祈明旨遍行申飭以杜隱禍事職方清吏司案呈本部
於七月連接提塘官吳夢楮報稱流賊八大叻於襄陽等處
與小民兩相交易開局打造軍器又每日置造戰船積至百

有餘號等情據此已經移咨總理密察情形撫勦互用須防
意外毋墮毅中併咨江楚鳳應皖操各撫嚴檄所屬鎮道府
縣緊要處所防備去後相應具題等因到部該臣看得流寇
蹂躪中原十載於茲矣皇上銳意蕩平以撻伐之柄屬於理
臣熊文燦十二萬之兵二百餘萬之餉不惜竭海內民力九
邊兵力供其指揮原欲摧陷廓清洗而空之非令一撫豢彼
苞孽爲苟且計也從來治盜之法日勦日撫權可兼行勢難
偏廢誰不知之但勦而後撫求撫在彼而權在我不勦而撫
求撫在我而權在彼權在我可操縱自在權在彼則叛服不
嘗且撫之不効已非一矣此撫彼叛朝撫暮叛外撫中叛非
撫事之局變無法勦之以制其死命耳今楚賊張獻忠據理
臣初疏以爲正切輸誠終無異志矣果如所言即宜解散徒
黨賣劍賣刀安意耕耘即使隨營効力亦宜卷甲韜戈靜聽
調遣乃人不散隊械不去身分食于地資貨於商據陸而復
問水市馬而復造舟道路流傳更有不堪言者此其逆萌巨
測伺隙狂逞豈獨智者知乎理臣身任撫局或當服舍之間

別有駕馭決不至以賊遺君父憂然而當局易迷偏聽不察
僅養癰一潰破浪乘風加以江北旱蝗流亾載道饑寒之徒
易於響應決裂濤漲噬臍豈有及乎臣已密布文告恣飭江
流俟其來時以計殲之而猶恐千里長江處處可乘順流橫
渡皆不可知且賊狡智多端真偽難辨人扮估客船作商舨
白衣搖櫓猝發一旦可不爲預防乎伏祈皇上嚴勅理臣既
任勤何以勤之不力兼任撫何以撫之有終收局於已殘彌
患於未著寧使臣言之太過疆事尚亦有利焉并勅楚江應
鳳皖操各撫嚴督道鎮府縣各官置艦練兵遠探密哨節節
布置多方預防再行關使設法稽查商民船隻分編字號毋
使乘隙潛窺或調水師一旅扼之江楚中間以伐狡謀想廟
堂必計之早也伏祈聖裁施行九月十八日奏旨該部着議
具奏

謹論當存人材可惜疏

南京兵部尚書臣范景文謹奏爲謹論當存人材可惜懇祈
聖明曲宥言事直臣以振士氣以服人心事臣等待罪南國

碌碌班行不能有所建明以仰裨聖治日懷慚悚惟於邸報
中仰見皇上營精化理側席求賢夜寐夙興急欲躋世三代
之上而流寇焰熾不能卽慰一人之心頃者枚卜之舉廣咨
博訪至下霽天光曲垂清問特簡五臣俾以爰立求之如此
其誠擇之如此其慎也而兵部尚書楊嗣昌忽從墨纒首膺
白麻想因從前綸扉無習軍旅之人以彼久歷岩疆曉暢邊
情必能雪耻除凶立定大計天下無不亮皇上不得已而用
之心者輔臣自起家筦樞以及秉政封事縷上頻以終制爲
請情辭惻然聲淚俱下終惕天言逡巡就列其不得已而應
之心天下亦多亮之乃詞臣黃道周等執義廷諍不憚再三
以至仰干宸嚴卒無迴避或謂輔臣昔日奪情尚可據金革
以爲言至於今則未有處也亦豈得已而爭之哉一時羣議
咸快主聖臣直於今再見皇上必且欣然嘉納蓋借材濟急
不妨通一時之權而立法垂世仍當存萬世之經聽言用人
總屬朝廷併行不悖孰敢弗服乃伏奉嚴綸黃道周降六級
調外任矣何楷降二級調別衙門矣林蘭友補任降級矣劉

同升趙士春俱各降三級調外任矣天下乃始徬徨疑惑不勝私憂過計蓋以難得而易失者人材也難振而易靡者士氣也光岳之所毓孕竊不常鍾祖宗之所培育用有時竭卽今以艸土棘人置鼎鉉重地亦因人材之難也如道周等有數人物用之猶懼其晚棄之何得其用乃共推碩果遂嗟抱蔓此臣等所爲人材惜者也古云平居無直言敢諫之士臨事鮮伏節死義之臣比以氣爲主在上長養之耳而用舍之間實關天下趨向諸臣之處在皇上卽示勅懲益神磨勵猶

恐見聞不察遂謂朝廷有意厭棄直節必且習成頑鈍脂韋成風毀方于進亦豈國家之利耶則臣等所爲士氣慮者也皇上神明天縱獨觀萬化之原豈其念不及此所以然者不過安輔臣之心欲得其用耳臣等以爲容之則輔臣之心更安何也輔臣淹貫古今儼以豪杰自負亦知夫違清議摧人望則不能出而有爲卽昨連疏剖心欲明孺慕于天下平台召對力救道周胸中所存具可想見容言者則輔臣之心以白罪言者則諸臣之名益彰故曰容之所以安之也且獨不

觀之往事乎宋唐介極詆文彥博彥博乃請召還唐介故介之名終不高于彥博則今日輔臣之所以自待與皇上之所以待輔臣從可知矣以臣所聞道周立志欲法古人學問卓有原本而清風頑懦識洞人天忠義凜然實有堯舜吾君之思何楷林蘭友皆剛腸勁骨百折不迴鳳鳴梧岡一時稱爲國瑞劉同升趙士春忠孝家傳蔚爲時棟曾經帝心親簡不愧科名海內咸服得人之數臣者孤忠自許獨立敢言不識忌諱何有依傍聖明或亦鑒其無他耶雖其持論不無過激稍嫌於慙然漢廷稱慙者莫如汲黯而淮南寢謀卒賴其慙如公孫弘乃發蒙振落耳則用舍之間可不慎乎以人事君上臣極軌輔臣職在贊襄諒必極力推援以昭意表行事故願皇上終爲輔臣地以宥諸臣也臣等叨在九列誼難三緘謹此合詞披瀝上請伏祈聖明裁察臣不勝惶悚激切待命之至奉聖旨大臣當絕私奉公尊君體國何乃傳會邀名玩視屢旨撫拾合竇明屬朋謀把持其主稿的是何人着范景文明白具奏該部知道

讜論當存復疏

奏爲遵旨明白具奏事臣等於八月十三日具有讜論當有等事一疏頃於十月十九日接吏部咨奉聖旨大臣當絕私奉公尊君體國何乃傳會邀名玩視屢旨撫拾合竇明屬朋謀把持其主稿的是何人着范景文明白具奏該部具奏欽此欽遵移咨到臣臣跪誦明綸戰慄無地魂魄少定感激倍深臣愚戇性成干冒宸嚴自揣斧鉞萬無可辭乃蒙皇上廣示包容曲垂訓迪豈敢飾臆匿衷不以實控伏念臣等備員

九列誼當遇事納忠非僅營一職遂稱報塞如輔臣嗣昌奪情起復皇上因流寇未平不得已而借材原屬一時權宜而輔臣以金革之事無避難始而握樞繼而秉成一時諸臣引誼相裁而臣等仰讀詔諭諄切恪遵明旨無敢傳會竇陳兢兢然庶幾自附于尊君體國之義矣惟是黃道周等以蠶疏執爭致蒙譴謫雖抑揚進退在聖明原屬磨礪之權而中外人心未喻淵微咸爲五臣惜卽輔臣身在事中猶極力解揀臣等若坐視隱忍知無不言之謂何維時南中諸臣必翕同

然以爲申救道周等明畜未嘗飭及人材可惜大體所關當以公言之臣叨任叅贊班行居首因齋沐屬藁以示諸臣諸臣皆以爲可遂疏名列奏祈皇上宥孤直而安輔臣此當日之實情實事也臣既拜疏旬日以後得接文華召對始知皇上稱道周操守又云才亦可愛然則道周砥礪生平久孚帝鑑臣等瞽說何裨高深祇因抄傳到遲以致多此贅語含慚引咎無地自容耳竊念臣北鄙豎儒從來無黨况於道周等鮮半面之識止知爲朝廷留一人得一人之用豈敢徇私撫拾仰負隆恩致干明法哉臣等跼伏南國玉階遠隔今聆聖訓彌切服膺若復稍隕越以爲明主羞真斧鑕之所不貸矣適以寇難內訌料理師干夙夜徬徨語無倫次又不敢久稽回奏以重愆戾謹此明白具奏并行認罪乞恩惟有束身席藁靜聽處分而已臣不勝戰慄待罪之至奉聖旨朝廷用舍大柄豈容倒持黃道周諭旨甚晰范景文何乃倡衆黨庇著該部院議處具奏

革職謝恩疏

爲恭謝天恩事該臣於邸報中見吏部一本爲遵旨明白具
奏事奉聖旨范景文植黨庇私沽名倡衆大臣體國之誼安
在着革了職爲民其餘姑不究員缺速推堪任的來用欽此
欽遵伏念臣闇不知機慙惟任性四年拮据空餘報國之忱
二豎牽纏愧乏匡時之畧據其負乘之譽久應幽黜之條仰
蒙皇上廣示涵容俯垂寬貸姑繩微罪止究多言列之編氓
弛于擔負自天而聆綸綍如夢得醒伏地而省愆尤通身是
汗黨非盛世所有名豈臣子可居臣卽願愚寧其故蹈良繇
惑深莫解識昧括囊以致福過災生罰從褫帶彌知誼重自
覺身輕臣罪當誅妄欲移山填海君恩甚渥何殊厚地高天
從茲鑿井耕田歌詠總歸帝德兼以補劓息刑頂踵具感生
成不盡銘心願言沒齒謹於日辭陵恭設香案北望叩頭謝
恩外臣無任悚息瞻依之至奉聖旨該部知道

公自賜環陞見蒞任冬曹幾一年所陳奏甚多柰兵燹之餘散失無存俟有嗣出再爲續入

肅謹拜識

遺疏

大學士臣范景文謹奏爲孤臣盡節情切戀主事切臣猥以

虛庸仰蒙特簡自矢竭忠據蓋以報隆恩而受命之日卽值
太原告陷大厦已傾隻手難支負乘致寇臣罪萬千迨賊旣
薄都臣力主聯絡人心堅守待援乃十九之夜翠華一移衆
心遂亂力盡難施惟有一死以報皇上而已惟皇上以可爲
堯舜之君而令出唐德宋高之舉固自多難殷憂運數使然
爾誰爲爲之能不痛恨于悞國之奸也哉伏祈法湯改過如
周維新親賢遠奸以用人輕徭薄賦以撫民憤發精神鼓舞
忠義蚤圖恢復重還故都立成中興大業臣雖死之日猶生
之年可勝泣涕依戀之至崇禎十七年三月十九日

讞牘附

東昌存稿

濮州周士元

周士元品地高明材猷詳練三載之釐剔狐鼠穴清兩地之
沾濡甘棠蔭茂誠爲廉善允矣循良正宜共濟仔肩何期興
思嘉遯據彼情關岬岬誰云慎爾優游因而病入膏肓果難
愈以旦夕援弗能止倦而欲還與其繫之進退之間徒鬱其
心何若予以恬尚之名用成其志但其賢聲懋著志行可嘉

合無准令致仕仍加職銜以示激勸又或念其年力方強許以病痊起用此則格外之遇統惟上臺裁奪

王玉

王玉之與丁財富地相隣而心相構者也王玉疑財富之竊豆也借其父以詈財富之門則屈在王玉財富恨王玉之曠罵也率其子以毆王玉之父則屈在財富小忿不忍大家俱錯但非有不可解之怨也奈何王玉輒以盜訟乎至于王玉以盜訟而州衙以盜捕矣至于才承恩之持票來而財富之三錢往矣無風起波致費阿堵財富能無腐心于王玉哉夫言盜則無賊而王丁之毆罵真屬多事言賄則有據而承恩之索詐不可不懲並杖不枉

王民

王民之毆死高保也以木棍如是而傷合矣以昧爽如是而時合矣以懼累閔曩之故如是而情合矣種種俱合則前之疑端不從此破後之死案不從此定乎此獄向當審錄叅詳時職曾亦反覆致疑以其無證焉恐非真也今乃不動一刑

滿口自招夫天下之真有真於自招者乎夫真見高保之命實死於王民之手而尚欲議釋焉非特心之所不安亦法之所不敢出也不然屍親證佐今俱化爲烏有釋之夫誰禁者但恐鵠亭有冤鬼而凶人漏吞舟也人命非輕妄爲鍛鍊固非宜過爲寬縱亦不可勘對再三訊服無詞今而後庶乎其不冤矣仍照原擬解奪

王家瑞

王家瑞假燒香以避差徭葉時新甘受寄以肆影射王春融入室中而攫取所有劉希元因搬運而乾沒亦多均爲有罪前審已當矣但春融家璫情屬叔侄而避差構訟雖是偷俗終當和息惟時新以青衿而干預人事真有玷士風補巾始足正法彼希元何人乃又無故駕此大詞乎夥盜詐銀之語了不相象亦大誑矣看來王氏叔侄相爭盡此輩小人者爲之交構其間在時新爲家瑞塾師則左祖家瑞在希元爲春融佃戶則左祖春融致令起無風之波傾人家敗人產而中乃爲所欲爲真可痛恨若不盡法處此兩人則王氏之爭終

未有了期也姑依後擬呈轉借時新襦巾之外法無所加猶有遺恨耳

焦文卿

準抵新例必于元謀助毆傷重者政以死者之命彼此原可分屬故今有一人死焉死者可以無憾也又必于事內監斃解審中途者政以事內而死必是拷責必是幽囚必是牽連拖累如是而與死者之苦畧亦相當死者亦可以無憾也故曰準抵也立法之意良深遠矣夫當焦文卿文傑之羣毆吳氏也文傑既係起釁之人必無袖手之理是元謀助毆俱在文傑也當日吳氏之死既以兩人毆之今日文傑既死是已有一人抵之矣議者謂文卿可寬政以其與例有合也

韓大學

王氏之死王九卿執以爲打死未嘗縊也韓大學執以爲縊死未嘗打也然亦何從而辯之唯有檢驗屍傷以繩痕之有無定死之爲打與縊耳然今而屍已爛矣又何從而辯之因轉問九卿當屍未爛時何不告檢直待今日也使若果打死

原無繩痕彼明白易見時豈不能執大學之命胡計不出此
而乃苦告于二年之後茫無證據之時人命何事誰敢率爾
輕入耶卽曰當日問官不檢究矣而攔詞之在案者其誰遊
之也彼明知該縣精敏有聲人必不信故冒籍別縣改換時
日以徼倖易售吁得無誑耶夫窮論至此而九卿若難免誣
告之罪矣然平心論之兒女之情易怒匹婦之氣難忍打固
真打而縊亦真縊也但九卿無子止此一女愛之不啻掌珍
毋不惜金錢致之女家及痛心於死誠有不能忘情者彼時
原議將故物還之且修半子之誼如初不意事久情疎前約
不踐遂又起此一段風波也不平則嗚殊又難以深求九卿
矣并論一校所以酌情法之中平彼此之氣也遵將原告解
審詳奪

韓大學

韓大學之與王氏打是真打縊是真縊前審已明無容復議
矣但縊而死也則王九卿身死之告不可謂之全虛也然死
而縊也則九卿打死之告又不可謂之盡實也以其告非全

虛故不坐誣告而槩從輕杖以其告非盡實故遵原告解審之批而止解九卿之一人焉今蒙憲駁仍將二犯俱解仰候清審蓋單解并解均之遵憲批也其罪姑照舊擬

李燦然

李燦然此狼之貪如狐斯媚乘病官之矐矐委轡不收引族黨爲腹心乘機肆詐如占田產占房屋貧者因而受虧如嚇庫吏嚇櫃頭富者由之飲恨至於解銀之尅除與夫工食之扣借又班班可數歷歷有憑真是借叢爲崇隨使眈眈者無人不取負隅莫撓由是涵涵者遍地皆然如此積蠹所當論配以儆貪縱者也若李榮廷假燦然之勢而當決手論賊滿貫亦當坐配李中廷假燦然之勢而應里書先已亡命仍應提結其贓分別給主入官解審定奪

孔之升

大抵一縣每遇縣官委轡而奸人遂至蜂起如前恩縣以病贖之故有大膽玩法侵盜庫藏者燕朝貴李燦然是也有從旁挾制肆情嚇詐者孔之升劉恩澤是也有因其盜者是真

挾者有據遂假之牽連多人巧張騙局者則盛可騰是也何
一而非奸人哉摠之朝貴新蒙憲訪正法而燦然又經馬院
詳允應聽別案發落理難重科外而之升恩澤雖盜庫之告
屬虛而嚇詐之情則實法宜按配至假詞網利之可騰若不
一問其刁謊寧有已時哉相應俱照擬論徒其所開粘單唯
關係燕李二犯者多真餘俱風影應遵本院毋得株連之批
免究

吳氏

謀毆有淮抵之例故殺無淮抵之例如吳氏同母表氏殺死
吳邦一案須辯其爲毆殺爲故殺而吳氏之生死決矣據其
緣罵而稱惡似非深謀據其從旁而刀砍似非首惡固也然
刀何物也而加之吳邦之身非故殺而持此耶賄番致死何
事也而出之吳氏之口非故殺而發此耶卽投井自避亦事
後膽之怯而卒無解于當時手之毒也至夫隣人聽聞乃聞
其斃邦後倉皇之狀非聞其兩相鬪搆也若是果相鬪鬪兩
婦人豈制一壯男子若孤雛然耶是出其不意一刀砍死非

故殺而何耶此獄擬兩人下手應坐謀殺然究之實先未有
謀情特因其平日甘心之語偶爲吳邦道破吳氏遂不覺憤
與俱合而必欲一刃爲快也雖未有謀而情則故矣律中謀
毆例可准抵者謂原無殺人之心特毆之過重因而致死故
共毆中有一死者遂足相抵情可無憾也乃吳氏則實有殺
吳邦之心而袁氏豈能代吳氏之罪乎仍照原擬似不爲枉

丁毓華

丁毓華幻若短狐貪如碩鼠業充探馬未幾也而又充快手
充掾吏何一身而三役之互更既驅馬頭不足也而且騙生
員騙上舍胡專利而多人之受累他如扣領驛馬之工食橫
索負家之子錢種種多端纍纍難悉均屬肥已以瘠人豈念
多藏而歛怨合擬徒配用以戢暴懲貪斷令班銀分別入官
給主

年侄李壽元

全校

愚甥孫王作肅

范文忠公初集卷之四

終

海文忠公初集

忠仁堂

